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鴻題



武侯預伏綿壺計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魏主政歸司
馬氏



孫峻席間施密計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懿受困

五丈原諸葛亮禳星

二出祁山之前有魏侵吳吳破魏之事六出祁山之時又有吳侵魏魏破吳之事猶是吳也禦魏則勝攻魏則不勝何也無討賊之志也魏之侵吳司馬懿在焉乃曹休一敗而司馬引歸為慮武侯之將伐魏也吳之侵魏陸遜在焉乃諸葛瑾一敗而陸遜亦引歸此豈亦慮武侯之將伐吳乎本無所慮而一收輒退使武侯之倚賴於吳者竟成畫餅悲夫

武侯一生用火攻者凡五有燒之而不必殺之者如博望之燒不必殺夏侯惇新野之燒不必殺曹仁赤壁之燒不必殺曹操是也有燒之而不必欲殺之者如盤蛇谷之燒必欲殺解甲兵上方谷之燒必欲殺司馬懿是也乃不欲殺之則果無一人之見殺必欲殺之則獨有一事之不同何也人曰天之助魏予曰非天之助魏而天之助晉也天為助晉而雨則不惟不助魏正所以滅魏與

或謂武侯知曹操之不死而特使關公釋之知陸遜之不死而特使黃承彥救之若獨於司馬師三人而不能預知其不死是不智也知其不死而必欲置之於死是逆天也予曰不然華容之役不遣別將或以為孔明答矣魚腹之役不報號亭或又以為孔明答矣以為人之縱之而非天之縱之也惟至於上方谷之事而殫

慮竭能盡其人力。然而人不縱之。而天終縱之。夫然後天下後世不得以謀事之不忠咎武侯。而武侯亦得告無憾於先帝耳。

因糧於敵之計善矣。而敵之糧不可常恃。則因糧不若運糧之善也。木牛流馬之轉輸善矣。而我之糧又未可常斷。則運糧又不若屯田之善也。屯田而轉輸不勞。蜀之兵便。而蜀之民亦便矣。三分其田。而軍屯其一。民屯其二。兵不妨民。民不苦兵。不獨蜀之民便。而魏之民亦便矣。後之有事於遠征者。武侯屯田渭濱之法。其何可以不講乎。

司馬懿赴日而擒孟達。未曾受詔於曹叡。受巾幘而不戰。何獨受詔於曹叡。知其軍中詔請之詐。而臨行所受之詔。亦必密啟之魏主。而求其賜之者也。為將之道。貴於隨機應變。便宜行事。豈有既出師以後。而為將者復以欲戰之謀。千里而請命者哉。則又豈有未出師以前。而為上者主一不戰之說。先期而預定者哉。由其後之非真。益可悟其前之是假。

詩之刺尹氏者曰。誰秉國鈞。不自為政。若言大臣誤天子。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武侯之自校簿書。殆鑒諸此矣。託馬謖而馬謖失之。釋苟安而苟安負之。任李嚴而李嚴又背之。其猶敢以弗躬弗親。而取咎與。故處陳平丙吉之世。可以不為武侯。而當武侯之時。不得復為陳平丙吉。

天下豈有壽而可借者哉。若壽而可借則死亦可詛也。武侯祝之。仲達何必不詛之。武侯自祝之。何不取仲達而詛之也。天下豈有星而可救者哉。若星可救則雨亦可止也。風將借之。雨獨不能止之。陳倉之雨既知之。而預備之。上方谷之雨何以不知之。而忽燒之也。然則武侯之祝壽而禳星者。毋乃愚乎。曰武侯非為己請命。而為漢請命耳。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父母。知其親之將殞。而不復為之求醫。不復為之問卜者。非人情也。然則武侯之披髮步罡。與金膝之秉圭植璧。一而已矣。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槍。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看看赶上。懿着慌。繞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與馬超走廖化隨後趕出。却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盔一個。廖化取盔稍在馬上。一直望東追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却反向西走去了。與張翼相見

相見

廖化追了一程。不見蹤跡。奔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見孔明張巖早驅水牛

與張翼相見

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盔。錄為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做不知。又為後文伏線且說司馬懿回到寨中。心甚惱悶。忽使命賚詔至。言東吳三

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此則是魏王之詔矣。然亦司馬懿教之於前也。懿受命已畢。深溝高

壘。堅守不出。以下按過西蜀再說吳魏却說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命劉劭引

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敵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肥。滿寵先一軍至巢湖口。望

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寵入中軍。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防備。今夜

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

此寫魏將用計三路中只寫一路

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驍將張球領五

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

各引兵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

下舉火燒燬戰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

吳人兩次以火攻勝魏，今却反為魏所燒，何其德也。

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

兵大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

圍，以兵斷魏兵歸路。吾率眾攻其前後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

此寫吳將用計三路中只寫兩路

眾軍服其

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小校領命齎著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

兵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敕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

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

魏將用計而吳人不知，吳將用計而魏人知，亦天意也。

却說諸葛瑾大敗

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陸遜，議欲撤兵回國。遜看畢

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書。諸葛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者曰：

「但見陸將軍催督眾人於營外種苴。」

從客不進顧有士風然瑾不似他人之無進處也。

大驚。親自往陸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勝，都督何以禦之？」遜曰：

「吾前遣人表奏主上，不料為敵人所獲。機謀既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已

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前上表明實為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退何又遲遲

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退兵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

督戰船詐為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為疑敵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

魏兵自不敢近耳。與武侯焚曹操一謀意也瑾依其計遜辭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歸路遜整肅部

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以進為退是為善退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隄防魏將

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諭諸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

動眾將乃止數日後哨卒來報東路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

果然皆退魏主嘆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吳未可平也。善退為能善退亦為能遂敕諸將各守險

要自引大軍屯合肥以伺其變。以下按過吳魏再叙武侯却說孔明在祁山欲為久駐之計乃令蜀兵

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小牛流馬運糧雖便不如屯田之尤便司馬師

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為久

計似此真為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

守不可輕動。老兒油嘴只正議間忽報魏延將着元帥向日所失金盃前來罵戰。先以失金盃羞之

眾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為上。今之引書中言語以掩飾其短

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

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周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鋪內外皆

伏地雷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口若司馬懿趕到任他入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

葫蘆谷是曹火燒

又令軍士畫舉七星號帶

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為暗號

七星燈之火正與下文之大相照應原之入本有本於星星之細者也

馬岱受計引兵而

去孔明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

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可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

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策

如操行者以葫蘆谷入

魏延受計引兵而走孔明又喚

高翔分付曰汝將水牛流馬或二三十為一群或四五十為一群各裝米糧於山路

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

此又則摸不出

高翔領計驅駕水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

山兵一一調去只推屯田分付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

渭南斷其歸路

詳到他歸路已足再無遺策

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寨且說夏侯惠夏

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屯田各處結營以為久計若不趁此時除

之縱令安日久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

只是不敵出頭

二人曰都督

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日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既如此

汝二人可分頭去戰

自己不敢出頭却推別人去試一試

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自引五千兵去詎懿坐待回音

却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水牛流馬而來二人一

齊投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水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投司馬懿營中

以水牛流馬引魏兵是

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

蜀兵告曰孔明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為久計不想却被擒獲

如放歸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計也

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寬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令高翔伴作

運糧驢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口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

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搶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

在何處眾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寨安住每日運糧屯於上

方谷

即將眾人放去乃喚諸將分付曰孔明今不在祁

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

眾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

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奔救我却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

敗也

司馬師拜服懿即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

救應且說孔明正在祁山望見魏兵或三五十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

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眾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寨奪了渭南

眾將各各聽令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

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并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

今番魏延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

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槍接戰不上三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

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懿師在左司

馬懿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下是二馬懿師在左司馬懿在右

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哨探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糧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

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

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言未已只得聽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

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

著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

皆死於此處矣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驛內項

盆滿谷之火盡皆燒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火○請至此為之司馬懿大喜曰不

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

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綝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

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

遠斷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

兵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趙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眾奔過渭北遇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火起心中甚喜以為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雨大降火不能著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

谷口狂風烈燄飄何期驟雨降青霄武侯妙計如能就安得山河屬晉朝

却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失戰者斬此是孔明之妙計外軍將懿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

若出武功山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而止五丈原方無事也此是魏人之計

令人探之回報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此是孔明之妙計

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且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令人煽戰魏兵

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縹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

不惟是婦人又是縹素之服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人見司馬懿懿對眾歎曰盒視之內有巾幘

婦人之衣并書一封懿折視其書略曰

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眾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窩守土巢謹避刀

箭與婦人又何異哉今遣人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

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杜回依期赴談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

動他別使是今日婦人亦不肯自以為婦人而謂男子之氣也

令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

上皆親覽馬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史無別義只好

兄他死却不想受了丞相之命是竟為孔明之婦矣死了他則走為正家婦也

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訴說司馬懿受了巾

幘女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懿不提軍旅之事某如

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嘆曰彼深知我也

武侯亦料其不久於人世也

主簿楊顯曰某

見丞相常自校簿書竊以為不必夫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

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嘗身親其

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僕婢哉失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

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

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

陳平而高帝問家無事之時亦可與武健一論也

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

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

心也

孔明之志眾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却說魏兵皆知

孔明以巾幘女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眾將俱忿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將安

忍受蜀人如此之辱願請出戰以決雌雄

孔明已死惟了魏

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

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勿動今若輕動有違君意矣

孔明已死惟了魏

眾將俱忿怒

不平懿曰汝等皆要出戰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如何臣等皆允諾懿乃寫表遣使直至合肥軍前奏聞魏主曹叡歎折表覽之其表畧曰

臣才薄任重伏蒙明旨令臣等堅守不戰以待蜀人之自斃奈今諸葛亮遣臣以巾幗待臣如婦人耻辱至甚臣謹先遣聖聽旦夕將效死一戰以報朝廷之恩以

雪三軍之耻臣不勝激切之至

此表又

叡覽畢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衛尉辛毗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諸葛亮耻辱眾將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

辛毗持劍

叡然其言即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毗宣

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即以違旨論此時不獨對馬懿而為眾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毗

曰公真知我心也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令辛毗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蜀將

聞知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此法固不得辛毗姜維曰丞相何以

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於眾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此言所以不關本意而出也北乃司馬懿因眾將忿怒故借曹叡之

意以制眾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此言上機情正論間忽報費禕到孔明請入

問之禕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肥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

三路迎敵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其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約會前後夾攻

不意費表人中逢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聞知此信遂長

嘆一聲不覺昏倒於地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至此絕處

眾將急救半晌方甦孔明喚曰吾心昏亂舊病復

發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十分驚慌回帳謂姜維曰吾命在旦

夕矣維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暗相輔列曜其

光皆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

但看前日之雨不心更看今日之星矣

維曰天象雖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

挽回之孔明曰吾素諳祈禳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執皂

旗穿皂衣環繞帳外我自於帳中祈禳北斗若七日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一紀如

燈滅吾必死矣閒雜人等休令放入凡一應需用之物可令二小童搬運

此等禳星法是真本事不似今日道士搬星是

日道士搬星是騙術然也

姜維領命自去準備時值八月中秋是夜銀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動

刁斗無聲

萬軍中秋夜與子美并上河陽橋之祥相彷彿

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

物地上分布七盞大燈於外布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

上多合只有七盞燈此處又出無數小燈與前

相孔明拜祝曰亮生於亂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不敢不竭

犬馬之勞誓討國賊不意將星欲墜陽壽將終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俯垂

鑒聽曲延臣算使得上報君恩下救民命克復故物永延漢祀非敢妄祈定由情切

是拜為已請命而為禱也

拜祝畢就帳中俯伏待旦

不似今之快禱道士本無誠心一味拉模拉樣

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則

計議軍機夕則步罡踏斗一發夜却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不出忽一夜仰觀天文大

喜謂夏侯霸曰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死然有病不久便死此孔明之病可引一千兵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亂不出接戰孔明必死此孔明之病患病矣吾當乘勢攻之此孔明之病引兵而去孔明在帳中祈禱已及六夜見主燈明亮心中甚喜姜維入見正見孔明披髮仗劍步罡踏斗鎮壓將星忽聽寨外呐喊方欲令人出問魏延飛步入告曰魏兵至矣延腳步急急將主燈撲滅命中之文為大山高掛魏延帳中孔明棄劍而嘆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此孔明之病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魏延正是萬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難與命爭衡未知魏延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四回 闕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本像魏都督喪胆

或疑武侯有靈異之術如八陣圖木牛流馬之類幾於神矣仙矣而終不免於一死者何也曰武侯非左慈李意之比也長生不死為出世之神仙有生有死為入世之聖賢學聖賢則不失為真寔學神仙則多至於妖妄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以示天下可疑正以聖賢之無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法耳

曹操司馬懿之為相與諸葛武侯之為相其總攬朝政相似也其獨握兵權相似也其神機妙算為眾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則篡或則忠者一則有私一則無私一則為子孫計一則不為子孫計故也操之臨終必囑曹丕懿之臨終必囑諸葛而武侯則不然其行丞相事則託之蔣琬費禕矣其行大將軍事則付之姜維矣而

諸葛瞻諸葛尚曾不與焉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而外更無有一事以增家慮則出將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彈琴把膝之孔明耳原夫初心本欲功成之後為泛湖之范蠡辟穀之張良而無如事之未終乃卒於五丈原之役嗚呼有人如此尚得於功名富貴中求之耶

五丈原之役所以踐死而後已之一語也而有死而不已者後事有所託則九伐中原將自此始前事有所承則六出祁山不自此而止也又有死而不死者蜀人之思孔明皆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心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豈獨當日之刻像於車中者為然哉後世之慕義者讀出師二表無不歎歎慷慨想見其為人則雖謂武侯至今未嘗死至今未嘗已焉可也

死為定數武侯有不欲死之心者何也曰念託孤之任重則不可以死念嗣君之才劣則不可以死外顧敵之未滅內顧諸臣更無一人堪與我匹者則又不可以死不可以死而死此武侯所以不欲死也雖然人事已盡則亦可以無憾於死無憾於死則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老泉以不可死者責管仲而獨不能以此責武侯則武侯之死殆賢於管仲多矣

管仲尊周有撥亂之風樂毅存燕有驅絕之力武侯自比管樂特以撥亂繼絕之意自寓耳而武侯之才之品有非管樂之所能及者其用兵則年少之于丹也其

輔主則異姓之公旦也。至其出處大綱，又與伍丹最相彷彿。如先識三分，非先覺乎？躬耕南陽，非樂道乎？三顧而出，非三聘之幡然乎？鞠躬盡瘁，非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兄弟各事一國，而天下不以為疑，非猶五就湯、五就桀之路乎？專國十二年，而後主不以為疑，非猶遷桐宮、廢大甲之事乎？始之不求聞達，依然千鈞弗顧之心，繼之誓願討賊，無異一夫不獲之耻，三代以後一人而已。

却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忿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孔明吐血數口，卧倒床上，謂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視虛實。汝可急出迎敵。」此料魏延領命出帳上馬引兵殺出寨來。夏侯

淵見了魏延，慌忙引軍退走。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

此料

孔明令魏延自安本寨把守。姜

維入帳，直至榻前問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一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

七戒、六恐、五懼之法。」

此皆其一生恐懼居三可見明矣

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汝可傳我書，切勿

輕忽。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曾用得，其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

此皆其一生恐懼居三可見明矣

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

維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多憂，惟陰

此皆其一生恐懼居三可見明矣

平之地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

又喚馬岱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

此皆其一生恐懼居三可見明矣

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

為後文所

此皆其一生恐懼居三可見明矣

伏誦計而出。少頃，楊儀入。孔明喚至榻前，授與

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於臨陣方開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

人也

見馬良傳

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倒至晚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後主聞

奏大驚急令尚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趨程赴五丈原入見

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

下我死後公等宜竭忠輔國國家舊制不可更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

事如子伊尹曰無以難言

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繼吾之志能為國家出力

為後九伐

吾今命

已在旦夕當即有遺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領了言語匆匆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

右扶上小車出寨過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嘆曰再不能臨

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具有極

千古以下同此悲調○宗澤臨終大呼過河三又馬吟出師表使身先死長使英雄短氣焉之句是事以武侯自況也耳

嘆息良久

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分付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嶷等皆忠諒死節之

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

前對手臨止言是難此對楊儀並及此數人

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章而行

車馬言者足明法此與楊儀言者是法

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

後

楊儀亦重此意楊儀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卧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

曰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

節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

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祿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可作一大龕將吾屍坐於龕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內腳下用明燈一盞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吾陰魂更自起鎮之之機司馬懿見將星不墜必然疑驚吾軍可令後軍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

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却將我先時所刻木像安

於車上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推出陣前懿見之必驚走矣孔明水牛卜山公又曰水人楊儀

一一領詔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衆視之見

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咒畢即回帳時不省人事衆將

正慌亂間忽尚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

須臾孔明復醒人開目偏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福

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身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匆遽失於謠請故復來耳孔明

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將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

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之孔明不答費禪之繼漢也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

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部杜公有詩嘆曰

長星昨夜墜前營計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施號令麟臺誰復著勲名
空餘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好看綠陰清晝裡於今無復過歌聲
白樂天亦有詩曰

先生晦跡卧山林三顧那逢賢王平魚到南陽方得水龍飛天外便為霖
託孤既盡慇懃禮報國還傾忠義心前後出師遺表在令人一覽淚沾襟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孔明之副嘗以職位閒散快快不平怨譏無已
於是孔明廢之為庶人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嚴聞之
亦大哭病亡蓋嚴嘗望孔明復收己得自補前過度孔明死後人不能用之故也
孔明之死於後主二人皆則受不易也○杜中書云此二事絕有聲口

撥亂扶危主

懇懇受託孤

英才過管樂

妙策勝孫吳

凜凜出師表

堂堂八陣圖

如公存盛德

應嘆古今無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姜維楊儀遵孔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
殮安置龕中令心腹將卒三百人守護隨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

以下兩處皆指却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
此是孔明之靈也懿驚喜曰孔明死矣

南方墜於蜀營內三投再起
此是孔明之靈也懿驚喜曰孔明死矣

傳令起大兵追之。方出轅門，忽又疑慮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見我久不出，

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計。」

此言又疑為伸達，畏懼孔明之甚。

遂復勒馬回寨，不出。

只令夏侯霸暗引數十騎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

以下按過魏延時，魏延在寨中夜

作一夢，夢見頭上忽生二角。

武侯此死而其星有角，魏延亦其星有角，相類。

醒來甚是疑異。次日行軍，司馬趙

直至延請入問曰：「久聞足下深明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不知主何吉凶？」

趙曰：「煩足下為我決之。」趙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頭上有角，蒼龍頭上有角，乃變化飛

騰之象也。」

總之要反則是頭上生出角耳。

延大喜曰：「如應公言，當有重謝。」直辭去，行不數里，遇尚書費禕。

禕問何來，直曰：「適至魏文長營中。文長夢頭生角，今我決其吉凶。此本非吉兆，但恐

直言見責，因以麒麟蒼龍解之。」禕曰：「足下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字之形，乃刀下用

也。今頭上有刀，其凶甚矣。」

禕為後文之北。

禕曰：「公且勿洩漏，直別去。」費禕至魏延寨中，屏退左

右，告曰：「昨夜三更，丞相已去世矣。」

此句說有下。

臨終再三囑付，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

退，不可發喪。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

此句說有下。

禕曰：「丞相

一應大事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延曰：「丞相

雖亡，吾今現在。楊儀不過一長史，能當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兵攻

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

此說後魏延不說不肯。

禕曰：「丞

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

此是本服武侯。

延

第一回

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

新好

安肯與長史斷後

此是不

諱曰將軍之言雖

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耻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何

如費禪詞以對楊為厚禮

延依其言諱辭延出營急到大寨見楊儀具述魏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

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寔欲探彼之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吾

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

此時楊儀延又分作兩道

魏延在寨中不見費禪來回覆心中疑惑乃令馬岱引十數騎往探消息

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前軍大半皆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焉敢欺我吾

必殺之因謂岱曰公肯相助否岱曰吾亦素恨楊儀願助軍將攻之

此是孔明所教却不知

大喜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

以下按趙雲將一

却說夏侯霸引兵至五丈原看來不

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盡退矣

又是一

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

曰都督不可輕追可令偏將先往

又是一

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

奔五丈原來吶喊搖旗殺入蜀寨果無一人

只許在無人處縱火

懿顧二子曰汝急

催兵趕來吾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軍懿自引軍先行追到山下

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砲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回旗反鼓

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侯諸葛亮

此是錦旗上寫

失色定睛看時只見中軍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

肩鶴髦皂

司馬懿見此

大驚曰孔明尚在吾深入其重地隨其計矣急勒回馬使

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

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魏蜀如虎見元虎原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

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驚過出越語○如無

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

惠也元人呼相連活乃徐徐按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眾將引兵四散哨探過了

二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提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

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車上之孔明乃水人也人知孔明雖水人可常活人懿曰吾能料

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蜀蜀語然於是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武侯果是如生仲達

生指為能走死仲達耳後人有詩嘆曰

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還疑亮未殂關外至今人冷笑頭顱猶問有和無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無行至赤岸坡而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

顧謂眾將曰孔明已死吾等皆高枕無憂矣可知以前却是遊班師回一路見孔明安營

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嘆曰此天下奇才也又在武侯死於是引兵回長安分

調眾將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以下接過魏却說楊儀引姜維排成陣勢緩緩

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揚旛舉哀蜀兵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使人畏感馬使

人懷德者靡不

蜀兵前隊正行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住去路
蜀兵前隊正行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住去路

眾將大驚報與揚儀正是

已見魏營諸將去不知蜀地甚兵來未知來者是何處兵馬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折取承露盤

此記武侯死後之事也。前營之星方殞而魏延遂興反漢之兵。則武侯之不可以死也。錦囊之計有遺而魏延終應生角之夢。則武侯之實未嘗死也。逆知其必叛而不於未叛之時除之。於此見武侯之仁。不待其既叛而早於未叛之先防之。於此見武侯之智。

魏延既反。不獨司馬懿一大敵也。即魏延亦一大敵也。當其焚棧道。攻南鄭。使魏人知之。而回兵轉關。則蜀之亡可翹足而待矣。且有楊儀與延互相訐奏。少主疑於內。諸將阻於外。且太后憂懼而未審。延臣聚議而未決。而卒能定之。能項易危而為安。則武侯身後之功。不其偉哉。

武侯死而吳之君臣懼可知也。曰。今而後莫子援也已。武侯死而魏之君臣喜可知也。曰。今而後莫子毒也已。惟其懼而還境之戍。於是乎增。惟其喜而土木之功。於是乎起。然則思武侯者。不獨蜀人為然也。於其戍之勞。而吳之人不得不思武侯。於其役之苦。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

凡後人之失。未有不本於前人之失。以為之倡也。有銅雀玉龍金鳳之臺。作於前。乃有總章觀青霄閣鳳凰樓之工。興於後矣。有曹丕之殺甄后。以作之於前。乃有

曹叡之殺毛后以效之於後矣然曹操止於築臺而叡則更勞其民於折臺操止以其民充役而叡至欲以官充役毛氏此甄氏之來為正而其被黜亦與甄氏同曹叡曾以射鹿之事諷其父而其殺毛氏則與其父等尤而效之更有甚焉則祖宗之為法於子孫者可不懼與

却說楊儀聞報前路有軍攔截忙令人哨探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引兵攔路

一驚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

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雖崎嶇險峻

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棧山小路進發

且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寧後作一夢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

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正應此兆

人後主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將丞相臨

終言語細述一遍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上

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教聲大哭不已

注今多官百姓如此不是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

只在魏延一邊

注今多官百姓如此不是後主連日傷感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

之羣臣大駭入宮啟奏後主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聞奏大驚命近臣請魏延表其畧曰

征西大將軍南鄭侯臣魏延誠惶誠恐頓首上言楊儀自總兵權率眾造反劫丞相靈柩欲引敵入入境臣先燒絕棧道以兵守禦謹此奏聞

讀畢後主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何故燒絕棧道吳太后曰嘗聞先

帝有言孔明識魏延背後有反骨又將五十三回中語每欲斬之因憐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楊

儀等造反未可輕信楊儀乃文人丞相要以長史之任必其人可用今日若聽此一

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議不可造次太后亦明於料人事取官正商議聞忽報長

史楊儀有緊急表到近臣折表讀曰

長史緩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

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自提本部人馬先入漢

中放火燒斷棧道欲劫丞相靈軍謀為不軌變起倉卒謹飛章奏聞

太后聽畢問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以臣愚見楊儀為人雖稟性過急不能容物

至於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決非背反之人

魏延平日恃功務高人皆下之儀獨不假借延心懷恨今見儀總兵心中不服故燒

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圖陷害臣願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一側

楊儀次

量允亦奏曰：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向所以不即反者，懼丞

相耳。今丞相新亡，乘機為亂，勢所必然。若楊儀才幹敏達，為丞相所任用，必不肯反。

一個先料魏延次

料儀後見皆同。後主曰：若魏延果反，當用何策禦之？蔣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遺計。

授與楊儀，若儀無恃，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蔣琬料事如見，武侯屬之，不

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覽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背反。二人接連

具表。各陳是非。後表俱用此說，忽報費禕到，後主召入，禕細奏魏延反情。後主曰：若如此，

且令董允假節，釋勸用好言撫慰。董允奉詔而去，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

住隘口，自以為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

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楊儀亦且說何平引兵還

到南谷之後，擂鼓呐喊，哨馬飛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

搦戰。延大怒，急披挂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

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馬敢造反？乃

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丞相在日，

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賜。眾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

半。先散其兵，此心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槍來迎，戰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

後趕來。眾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眾將紛紛潰散，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

却只止遏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延壽曰公真心助我事

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連投何平平引兵飛走而去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延壽收聚兵馬與馬岱商

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

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然後進攻兩

川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延大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擢武揚威

蜂擁而來維急令拽起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

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何計退之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姜維曰丞相臨臨遣一錦

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敵之時方可開拆便為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

出錦囊拆封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維大喜曰既丞

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成陣勢公可便來姜維披挂上馬轉槍在

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槍立馬於門旗之下高

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曾虧汝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

你事只教楊儀來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儀大

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提備今果

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

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著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

延大喜曰楊儀匹夫聽著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

延大喜曰楊儀匹夫聽著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此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

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一聲

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此處方纔叙明原來孔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以密計只待魏延喊

叫時便出其不意斬之當日楊儀請罷錦囊計策已知伏下馬岱在彼故依計而行

果然殺了魏延此處方纔叙明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機識魏延已知日後反西川錦囊遺計人難料却見成功在馬前

却說董允未及到南鄭馬岱已殺了魏延與姜維合兵一處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

主後主降旨曰既已明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如此葬之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

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

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又此一後主命扶柩入城停於丞相府

中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

能依丞相遺教靈柩何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為

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即以魏延之爵爵之此亦處置得宜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

覽畢大哭降旨卜地安葬此亦處置得宜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不用槨垣磚石亦不

用一切祭物此亦處置得宜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

後主降詔致祭諡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有詩曰

文德會成此亦處置得宜後主降詔致祭諡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後杜工部有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前解詠祠堂後解詠丞相至城外然後有丞相祠堂然至城外而見祠堂是無心於見祠堂者也先言祠堂而後至城外是有心於吊祠堂者也有一丞相於胸中而至其地尋其廟則在錦官城外森森柏樹之中也三四兩句是但見祠堂而無丞相也碧草春色黃鸝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淒清之極黃鸝所以求友曠百世而相感君子有尚友古人之思而無如古人終不可見如隔葉也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後解承三顧來丞相不可見於今日矣然當時若非三顧草廬丞相並不得見於昔日也天下妙計在混一不在偏安也兩朝既受眷於先并效忠於後也雖不能混一天下成開濟之功然老臣之計老臣之心則如是也死而後已者老臣所自矢於我者也投而後死者老臣所仰望於天者也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則可必也未字先字妙絕一似後曾恢復而老臣未及身見之者體其心而為言也當日有未了之事今日遂長留一未了之計未了之心嗟乎後世英雄有其計與心而不獲見諸事者可勝道哉在昔日為英雄之計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淚矣

又杜工部詩曰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前解史遷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二語正與此詩起二語意相似向聞其名但震其大今觀其像又嘆其高清晰二字從遺像寫出入相則紫袍象簡出將則黃鉞白旄而今其遺像羽扇綸巾一何清高之至也加一肅字又有氣定神閒不動聲色之意三分割據英才輩出持籌決策比肩皆是如孔明者萬古一人三是指指衆人四是獨指諸葛也鴻漸於遠其羽可用為儀鳳翔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羽毛狀其清雲霄狀其高也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後解萬古罕有其匹矣古人中可以為伯仲者庶幾其伊呂乎若蕭曹輩不足數耳然耕莘釣渭與伊呂同其清高而蕩秦滅楚不得與蕭曹同其功烈何耶此緣漢祚之已改非軍務之或疎也運雖移而志則決身即所云鞠躬勢即所云盡瘁殲即所云死而後已終難復即所云成敗利鈍非臣逆順也終寧妙包得前後拜表六出祁山無數心力在內前解慕其大名不朽後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

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報來東吳令全綽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

保王平張翼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

靜事亦當報喪後主曰須得一舌辯之士為使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眾視之乃南

陽安眾人姓宗名預字德豔官任參軍右中郎將後主大喜即命宗預往東吳報喪

兼探虛實不重臣報喪宗預領命遙到金陵入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著素也

不問進退權作色而言曰吳蜀已為一家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吳王平吳與預曰臣

以為東益巴丘之戎西增白帝之守時勢宜然俱不足以相間也守永安之故預曰臣

不亞於鄧芝謂今乃謂宗預曰朕聞諸葛丞相歸天每日流涕令官僚盡皆挂孝不若

權是蜀朕恐魏人乘喪取野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為救援別無他意也說明金鑰預頓

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來報喪

權遂取金鈚箭一枝折之設誓曰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前書欽石為誓今新誓又命使費

香帛奠儀入川致祭蜀使曰已宗預拜辭吳主同吳使還成都入見後主奏曰吳主因丞

相新亡亦自流涕令羣臣皆挂孝其益兵巴丘者恐魏人乘虛而入別無異心今折

箭為誓並不背盟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以下接過遂依孔明遺言加蔣

琬為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

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防魏

其餘將校各依舊職楊儀自以為年宦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

第一頁五回

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甯當寂寞如此耶人亦與

此語費禕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琬奏曰

儀雖有罪但前日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為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

漢中郡為民儀羞慚自刎而死楊儀死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叅青龍三年吳主

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興兵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為太尉總理軍馬安鎮

諸邊懿拜辭回洛陽去訖以下人接下蜀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今又

拜志於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樓

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鏤華棟碧瓦金磚光輝耀目同參宮觀選天下巧

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叡又降旨起土木

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司徒董尋上表切諫曰

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弱老今若宮室狹小欲廣

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乎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綬

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也今又使負木擔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其

無謂也役民已不情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

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

臣死之後累陛下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歡覽表怒曰董尋不怕死耶左右奏請斬之歡曰此人素有忠義今且廢為庶人一錢讀振時弄氏為後夫之事大矣再有妄言者必斬時有太子舍人張茂字彥材亦上表切諫歡命斬之

即日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武侯新統此意也魏主求長生者也鈞

奏曰漢朝二十四帝惟文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嘗

於長安宮中建柏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

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為屑調和服之可以反老還童馬鈞是少壯

一流歡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拆取銅人移置芳林園中鈞領命引一萬

人至長安令週圍搭起木架上柏梁臺去不移時開五千人運繩引索旋環而上公卿

石是公卿為役夫今役夫升青雲是役夫為公卿矣那柏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

下銅人來只是銅人眼中潸然淚下興廢無常成敗理易易變眾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

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曉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不長於此又死

於後唐末長生民不聊生矣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主問曰銅柱安

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敕令將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二個銅人號為

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個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本牛虎馬都是有用銅人銅龍

銅鳳却是無用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少傅楊阜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

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宮室高麗以凋華百姓之財力者也樂作璫室象殿
紆為傾宮鹿臺致喪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
其子天下背叛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縱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
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以樂紆楚秦為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
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作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諍臣之義言
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謹叩棺沐浴伏候重誅

表上數不省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安置銅人承露盤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

林園中

奇花異木珍禽怪獸不若此物之佳○此句便引起下文寵妃賣后事絕妙過絕法

眾官紛紛上表諫諍數俱不聽却說曹叡之后

毛氏乃河南人也先年數為平原王時最相恩愛及即帝位立為后叡因寵郭夫人

毛后失寵

曹叡寵郭后之子也獨不記郭后失寵之事即郭夫人美而慧叡甚愛之每日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

春三月芳林園中百花爭放叡同郭夫人到園中賞玩飲酒郭夫人曰何不請皇后

同樂叡曰若彼在朕涓滴不能下咽

其郭夫人美而慧叡甚愛之每日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

遂傳諭宮娥不許令毛后知道

毛后見數月餘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嘹亮乃

問曰何處奏樂一宮官啟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后聞之心

中煩惱回宮安歇

却假令情婦欺騙空懸明月倚君王

次日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玩正迎見叡於曲廊之間

乃笑曰陛下昨遊北園其樂不淺也叡大怒即令擒昨日侍奉諸人到叱曰昨遊北

圍朕禁左右不許侵毛后知道何得又宣露喝令宮官將諸侍奉人盡斬之毛后大驚回車至宮報即降詔賜毛皇后死立郭夫人为皇后毛后度曰郭夫去毛后朝臣莫敢諫者忽一日幽州刺史母丘會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宮殿立官職興兵入寇搖動北方獻大駕即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淵之策正是

繆將土木勞中關又見干戈起外方未知何以禦之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孫權之欲結公孫淵以拒魏猶曹丕之欲借孟獲以侵蜀也公孫淵之斬吳使以獻曹叡猶公孫康之殺二袁以獻曹操也孟獲之叛漢者不一而公孫之奉魏者至再則抱於公孫其亦可以恕之矣而武侯不殺孟獲司馬懿必殺公孫何仁與不仁之不同如是耶曷復懷愍二帝為劉淵父子所戮辱前淵後淵其名不謀而合君子於此有報反之感焉

用兵之道有勢同而事不同者陳倉道口之而是以阻侵蜀之師襄平城外之雨獨不返乎遼之馬是也有勢不同而事亦不同者敵糧多而我糧少則八日而取上庸敵糧少而我糧多則百日而後拔襄平是也或退或進或連或連隨時而易變化無常讀此可以悟兵法

武侯之平蠻。仲達之平遼。易何也。攻心則難攻城則易也。且祁山未出之前。武侯有北顧之憂。而能揮志於南。征則其事非人之所能及。武侯既死之後。仲達無西顧之慮。而復安意於東。伐則其事猶人之所能為。故仲達雖能終在武侯之下。甚矣管轄之深於易也。以不言為要言。則正使人於不言而得其所言。以常談見不談。則又使人於其言而得其所未言。後世之侈陳陰陽廣衍象數者。直謂之未嘗知易可耳。

曹操之父為乞養之子。曹丕之孫亦為乞養之子。夫以父而乞養。則前之世系於此。素以孫而乞養。則後之宗祀於此。斬也。蓋曹氏之絕。不待晉之受禪。而於曹芳繼立之時。已為呂奉黃楚之續矣。或以芳為任城王曹楷之所出。然則宗室入繼。何以不明告之大臣。而乃秘而不傳。使人莫知其所從來乎。嗚呼。曹丕之謀之如此。彼其艱難而蟬蛸之嗣之如此。其率易後之篡區。其亦鑒於此而知沮也夫。

以既死之孔明而裝一未死之孔明。所以使仲達見之而懼也。以不死之仲達而裝一將死之仲達。所以使曹芳聞之而喜也。見之而懼者。不疑此目所見之車是既死而賺以不死。反疑前夜所見之星是不死而賺以將死。然則仲達之卧床。其殆以所疑於武侯者反用之也與。

却說公孫瓚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遣袁尚未到遼。

東康斬尚首級獻操操封康為襄平侯

襄平侯

後康死有二子長曰晃次曰淵皆幼康

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

又補叙曹王時事此節文所未及

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

兼備性剛好鬪奪其叔公孫恭之位曹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又補叙事此節文所未及

孫權遣張彌許宴賈金寶珍王赴遼東封淵為燕王淵懼中原乃斬許張二人送首

與曹叡叡封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又補叙事以上叙淵

淵心不足與眾商議自號為燕王

改元紹漢元年副將賈範諫曰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為卑賤今若背反實為

不順更兼司馬懿善用兵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

又補叙

淵大怒叱

左右縛賈範將斬之參軍倫直諫曰賈範之言是也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

國中屢見怪異之事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作人行

此又

又城南鄉民造飯飯

甑之中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

此是

襄平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

頭面眼目口鼻都具獨無手足刀箭不能傷不知何物

此非人非

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

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

此怪之兆

主公宜避凶就吉不

可輕舉妄動淵勃然大怒叱武士鄉倫直并賈範同斬於市令大將軍卑衍為元帥

楊祚為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殺奔中原來

何不於武侯未死之前為之

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大驚乃

召司馬懿入朝計議懿奏曰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賊

以四萬萬

叡曰卿兵少路

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在能設奇用智耳臣託陛下洪福必擒公孫淵以獻陛

下

下武侯二元

散曰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懿曰淵若棄城預走是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

是中計也至守襄平是為下計必被臣所擒矣

如懿之料吳布

散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

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

前書五道不隔一月今年必到

倘吳蜀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憂散大喜即命司馬懿與

師往討公孫淵懿解朝出城令胡遵為先鋒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哨馬飛報公

孫淵淵令卑衍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東

此是司馬懿所料中計

圍堽二十餘里環遶鹿角甚是嚴

密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老我兵耳我料賊大半半在此其

巢穴空虛不若棄却此處徑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擊之必獲全功

此其妙處下計

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却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彼

千里而來糧草不繼難以持久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司馬懿可擒

也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堅守渭南孔明竟卒於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

是司馬懿之料

耳不想此却用

二人正商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卑衍大驚曰彼知我襄平軍少去

襲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起

即司馬懿取魏兵守軍倉之計

是原不命

早有探馬飛報司馬懿懿笑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

於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而往早望見卑衍楊祚引兵前來一聲

喊響兩邊鼓譟搖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殺齊出卑楊二人無心戀戰奪路

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

單騎一連騎奔首山

合兵一處回馬再與魏兵交戰單行

出馬罵曰賊將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戰不數合被夏侯霸

一刀斬單行於馬下遼兵大亂霸驅兵掩殺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關門堅

守不出

此句見下計矣

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連糧船自遼

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

與陳含道之

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

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請移於前面山上懿怒曰捉公孫淵只在旦夕安可移營

如有再言移營者斬

與陳含道之

裴景喏喏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苦水

乞太尉移營高處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汝何敢故違即命推出斬之懸首於南門

外

武備則兵藏以備用

於是軍心震懾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

柴薪牧放牛馬司馬陳羣問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八日趕至城下遂生

擒孟達而成大功

陳羣言

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却使居泥濘之中

又縱賊眾樵牧不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知兵法耶昔孟達糧多兵少我糧

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戰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勝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

何必力攻正當任彼自走然後乘機擊之我今故開一條路不絕彼之樵牧是容彼

自走也

糧則以多為少

陳羣拜服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叅設朝羣臣皆

奏曰近日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權且罷兵

與前王甫等之

奏曰

第一回

第六回

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遂不

聽羣臣之諫

此及不聽諫者之言凡前又是不問

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懿在寨中又過數日雨止天晴

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

南各營將士無不驚駭

或說司馬懿死年懿見之大喜謂眾將曰五日之後星落處必斬公孫

淵矣

連則百日至則六月

連則百日至則六月

來日可併力攻城眾將得令次日清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

道立礮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

馬為食

至此方改正

人人怨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甚是驚憂慌令相

國王遣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請降

一說魏降魏此不同

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

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公孫淵何不自來殊為無理叱武

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人

孟獲不降而魏降此公孫淵

人回報公孫淵大驚又遣侍中

衛演來至魏寨司馬懿升帳聚眾將立於兩邊演膝行而進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

息雷霆之怒乞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為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事大要有

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

重在此

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何必送子

為質當

司馬懿

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歸告公孫淵淵大驚乃與子公

孫修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當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

不能守當走淵

見無人心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礮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

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急撥馬尋路

奔逃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琳四面圍得鐵桶相似公孫

淵父子只得下馬納降不能走當降也懿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丙寅日見大星落

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眾將稱賀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

面受戮王孫有七子淵只是其一子也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胡遵早

引兵入城中青人民焚香拜迎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并同謀

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司馬懿心懷不仁出榜安民人告懿曰曹範

倫直苦諫淵不可反叛俱被淵所殺懿遂封其墓而祭其子濂就將庫內財物勞賞

三軍封賞自己已出司馬懿心懷不仁班師回洛陽却說魏主在宮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吹滅燈光

只見毛皇后引數十个宮人哭至座前索命魏主病危散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侍

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佐太子

曹芳攝政宇為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眾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

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宇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宇素與爽有隙

之當眾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眾然其言二人遂請眾降詔責出

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得入朝燕王涕泣而去

用一曹必去一曹曹氏之宗遂封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眾病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

曹氏之宗

還朝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懿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今日得

親龍顏臣之幸也懿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懿

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立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孔明

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邪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孔明之國元祐王統萬物并此在曹家之朕

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

又嘆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懿曰太尉

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

指太子須臾而卒曹芳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

也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芳字蘭卿乃懿乞養之子秘在宮中人

莫知其由來曹芳於是曹芳懿為明帝葬於高平陵尊

郭皇后為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

徵知曹爽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

有五人以浮華相尚亦是一何晏字平叔一鄧颺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李勝字公

昭一是丁謐字彥靜一是畢範字昭先此五人皆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

人多稱為智囊此一人先叙其姓名此數人皆爽所信任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

人恐生後患。夷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與仲

達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謂蜀兵之氣，實受於此。夷猛然省

悟，遂與多官計議，傳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大傅掌三木傳，掌兵此也。

也。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夷。夷命弟曹芳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芳為散

騎常侍。三曹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為尚書，畢範為

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曹爽議事。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

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居。此時武侯在府，是代魏一大事。夷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

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後進宮。佳人美女

充滿府院。黃門張當諂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又選善歌舞良家

子女三四十人為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如此此

能成事安能制司馬無乎。却說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數術，請與議易。時鄧颺在座，輅曰：君自謂善易

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孔子學易而不易言，此數可易而不可言。晏笑而謂之曰：

可謂要言不煩。不可易王深於易也。因謂輅曰：試為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蛇

數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輅曰：元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以周公

言此曹爽亦在內。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殊非小心求福之道。可謂且尊者止

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何謂今青蛇是惡而集焉位峻者顛不可懼乎。願君侯

夏多益寡

此是卦之義

非禮勿履

此是卦之義

然後三公可至

青蠅可驅也

下二

鄭興恕曰此

老生之常談

耳

輅曰老生者見不生

常談者見不談

下二

遂拂袖而去

二人大笑曰

真狂士也

輅到家與舅言之

舅大驚曰

何鄭二人

咸獲甚重

汝奈何犯之

輅曰吾與

死人語何所畏也

此是卦之義

無手足此為鬼躁之相

何晏視候魂不守宅

血不華色

精爽烟浮

容若稿木

此為鬼

幽之相

此是卦之義

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

何足畏也

此是卦之義

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

却說曹爽嘗與何晏鄧颺等

政獵其弟曹芳諫曰

兄威權太重而好外出遊獵

倘為

人所算悔之無及

此是卦之義

爽叱曰

兵權在我手中何懼之有

司農桓範亦諫不聽

下二

時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

為嘉平元年

曹爽一向專權

不知仲達虛實

通魏主除

李勝為青州刺史

即令李勝往辭仲達

就探消息

勝徑到太傅府下

早有門吏報入

司馬懿謂二子曰

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

乃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

又

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

此是卦之義

勝至牀前拜曰

一向不見太傅

想如此病重

今天子命某為青州刺史

特來拜辭

懿佯答曰

并州近朔方好為之候

想如此病重

今天子命某為青州刺史

特來拜辭

懿笑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懿曰

你方從并州來

勝曰

山東青州耳

訖以手拈口

謂絕口

侍婢進湯餼將口就之湯流滿襟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

老病爲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肯望君教之若見大將軍千萬看顧二子言訖倒在牀

上聲嘶氣喘

謂絕口

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

矣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

病勢危急

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必不忌我

矣只待他出城收獵之時方可圖之

又先為下文

不一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

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反御林軍護駕正行

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

此之謂智也

司農桓範

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爲變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

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并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曹爽正是

關戶忽然有起色驅兵自此逞雄風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甚矣天之惡魏也。繼之以不知所從來之曹芳。而又相之以醉生夢死之曹爽。縱令司馬懿真病而死。而其國亦必為蜀吳之所并矣。縱使曹爽聽桓範之言而還駕許都。撥召外兵。其勢必不勝。亦必終為司馬氏之所并矣。而況同槽之三馬。猝然閉城。戀豆之驚馬。醜然就縛哉。孟德好雄而再傳以後。其苗裔之不振如此。悲夫。

知何晏鄧颺之附曹爽為必死者。管輅也。知司馬懿之謀曹爽為必勝者。辛憲英也。然管輅知之不足奇。憲英知之則奇矣。當曹爽之未滅而出從曹爽者。辛敬也。及曹爽之既滅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然聽其姊以全我之義。不足奇。違其父以伸己之志。則奇矣。管輅以男子知人。必知之以卜與相。憲英以女子知人。不必知之以卜與相。辛敬以男子之智。資於婦人。夏侯女則以婦人之志。過於男子。如此二女者。殆列女傳中所僅見。不以盛衰改節。此夏侯女之節。一武侯佐漢之節也。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報先帝之心也。然則耳之截鼻之割。即謂之張睢陽之齒。顏常山之舌也。身毀而乃以全身。形殘而乃以踐形。是又管輅相法之所不能及者。輅但知鬼躁鬼幽為死人之相。孰知截耳割鼻有完人之

目耶

此卷叙曹氏失政為司馬篡魏之由而夏侯霸入蜀又為姜維伐魏之始然夏侯霸之心非姜維之心也霸所欲伐者司馬而欲借漢以存曹也維所欲伐者曹氏而欲借霸以滅魏也姜維之心則武侯之心也武侯以先帝之心為心而欲終先帝之事姜維又以武侯之心為心而欲終武侯之事也霸與維事同而心則異維與武侯心同而才則異才異而一出即敗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已

文之以前伏後者有實筆有虛筆姜維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後而一出祁山之前先寫一姜維此以實筆伏之者也鍾鄧入蜀在九伐中原之後而一伐中原之前先在夏侯霸口中寫一鍾會寫一鄧艾此以虛筆伏之者也且前有武侯之囑陰平葬定軍又虛中之虛此處夏侯霸之言又虛中之實叙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却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芳曹訓曹彥并心腹何晏鄧騭丁謚畢範李勝等及御林軍隨魏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收殮懿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一個司馬懿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又是一個司馬懿行中領軍事據曹芳營一個司馬懿太尉人司馬懿去北軍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

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又起馬

遣黃門責出城外又起馬連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其妻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

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郭后已死司馬懿守門將潘

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

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資在後止之曰太傅為國家大事休得放箭

又是一個司馬懿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

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淹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

好如之何又起馬敕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又起馬敕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

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又起馬敕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開了城門必將謀逆又起馬憲英曰司

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又起馬之又起馬不使曹爽出城矣又起馬敕驚曰此事未知如何又起馬憲英曰曹

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又起馬必又起馬不使曹爽出城矣又起馬敕曰那日司馬救我同去未知可

去否又起馬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又起馬

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行備云之事矣敕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懿懿恐

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又起馬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又起馬桓範從其言

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又起馬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

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又起馬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又起馬蕃只得開門放

出範出至城外。喚司善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

後仲達殺他，範只為此罵。

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

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蔣濟曰：「罵馬懿，正必不能用也。」

當此危急，

乃召許允。陳泰曰：

又是兩個司馬懿心腹。

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

恐其在外生變，故遣之使歸而說死耳。

許陳二人去了。

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

懿分付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

曹爽所學者又為司馬懿心腹。

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為誓，只因兵

權之事，別無他意。

且如小兒。

尹大目依令而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

變。太傅有表，美大驚，幾乎落馬。

太傅忽然起牀，曹爽自於後。

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折封

令近臣讀之。表畧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與

秦王及臣等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

內則僭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

宮，傷害骨肉。天下洵海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臣雖朽邁，

敢忘往言。大尉臣濟尚書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今

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表奏施行。臣輒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

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

此數語竟似告示，不似表文。司馬懿之專於此見矣。

臣輒力疾將

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伏于聖聽。

伏于聖聽四字，何不竟說想宜知悉。

魏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苦此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

為之奈何義曰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

中語

司馬懿諱詐無比孔明

尚不能勝况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

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

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計正言間司馬懿驛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

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

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

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

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即至太司馬之印

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

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

頃侍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為將軍權重不過削其兵權別無他

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

指洛水為誓並無他意

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

歎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

公思慮一晝夜何尚不能決爽擲劍而歎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為富家翁足矣

曹子丹泣乳相抱此其死也大哭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犢耳痛

哭不已此其死也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令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

哭曰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曹氏子

無用常使於是曹爽將印綬與陳許二人先賣與司馬懿眾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手

下只有數起官侍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曹氏子或曰餘皆發監

聽候教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

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已矣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駕接營入洛陽曹爽兄弟

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義謂爽曰

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刀在具頸側如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

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好漢手腹只爽大喜曰

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為憂人愚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

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襲李勝畢範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

供詞却捉何晏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此等說詞皆國內用長枷釘了城門守

將司馬懿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尉謀反懿曰証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

皆下獄隨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

財物盡抄入庫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

之女。耳而自誓。及爽被諫。止。又復將嫁之女。又去。其母曰。人主

世間如輕塵。得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今日此言且天家又被司馬氏諫。已盡此心。欲

為哉。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威。義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威時尚欲保終。況

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此言此言聞而賢之。聽使乞

子自養。為曹氏後。司馬懿曰。文中謂曹氏後。以男子大也。遂復其後。以後人有詩曰。

弱草微塵。豈違強。夏侯有女。義如山。丈夫不父。無父即自顧。猶得亦汗顏。

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尚有尊逆。幸赦。斬問專門而出。楊修等印不與。

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為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官職。此言幸赦嘆曰。吾若不

問於姊。失大義矣。行姐也。所言之事也。後人有詩。幸意英曰。

為臣食祿當思報。事主臨危合盡忠。幸氏意英助弟。故令千載頌高風。

司馬懿僉了辛敬等。乃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

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此言後人有詩。

讚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輅相迪。神鬼幽靈。辭分何鄧。奉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此言懿固辭不肯受。此言芳不准。令父

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諱尚有夏侯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

族尙戰然作亂如何提備必需處置即下詔遣使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

議事

其意可知

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

侯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

曾虧汝何故背叛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何等入滅吾曹氏

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

即時他處亦有討賊人

淮大怒挺槍躍

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

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

遂投漢中求降後主

又曰

有人報與姜維

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殺

入城霸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古人

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老賊

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

也

維問二人是誰

霸告曰一人現為秘書郎乃潁州長社人姓鍾名會字士季

大傳鍾繇之子幼有膽智

乃與中有一人

鍾常率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其兄懿年八

歲見帝惶懼汗流滿面帝問號曰卿何以汗鍾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

卿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一人衣冠曰人等皆不戰慄或曰戰慄者汗不敢出也

帝獨奇之又稍長喜讀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現為掾吏乃

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
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傳云艾少時嘗指畫山川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

贊軍機艾為人口吃每奏事必稱父艾艾之名人口吃者無字也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

贊軍機艾為人口吃每奏事必稱父艾艾之名人口吃者無字也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

卿稱父艾當有義艾應聲曰鳳兮鳳兮艾之名人口吃者無字也故是一鳳其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

深可畏也二人素處在艾後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

入見後主維奏曰司馬懿謀我曹又來賂夏侯霸竊圖此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

專權曹芳懦弱魏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臣願領王師即以霸為導官

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相之志此言出於心尚書令費禪諫曰

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二人之死在費禪口內治無人伯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維曰

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似此遷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此言出於心以禪為不必一戰以禪為

禪又曰孫子云知己知已百戰百勝我等若不如丞相遠甚丞相尚不能恢復中

原何況我等將六出祁山維曰吾久居隴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羌人為援雖未能克復

中原自隴而西可斷而有也此言出於心又曰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忠勿墮銳

氣以負朕命於是姜維領教辭朝回見侯霸遲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去

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魏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為犄角之勢

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此言出於心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字

截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前連寨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散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

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千來麴山與蜀兵交戰

句安李散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

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散城中糧盡郭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

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無水必須出城取水者斷其上流蜀兵皆

馬渡屯山上懸在水道今二將屯此亦懸水道也

渴死矣遂令軍士掘上堰斷上流域中果然無水李散引兵

出城取水雍州兵圍困甚急散死戰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

了李散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

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

此言中之意也

散曰我當捨命殺出求救遂引數

千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散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

人身帶重傷餘皆死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

兵分糧化雪而食

蜀兵城中無糧以此雪化而食之

却說李散衝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

正迎着姜維人馬散下馬伏地告曰麴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

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邊為聚是兵未到因此誤了

此言中之意也

遂令人送李散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是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

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麴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盡來麴山攻打雍州城定然

空虛將軍可引兵遷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麴山之圍自解矣此謂上計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欣

殺出城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欣若告急於姜維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麴山必抄牛頭

山襲吾之後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遷往牛頭山擊

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郭淮本意中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

一軍遷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

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此謂上計維

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軍掩殺雍州兵退回占

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淵謂姜維曰此處

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

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淵先退維自斷後陳

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

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

兵大半第一次出兵就是如此飛奔上平陽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為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

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个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不知何物

乃司馬懿長子驍騎將軍司馬懿也維大怒曰獍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槍直來

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還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

不制武侯此一事一連一百回關應

正是

難支此日三軍敗猶賴當年十矢傳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今人將曹操司馬懿並稱及觀司馬懿臨終之語而懿之與操則有別矣操之事皆懿之子為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為操之事也操之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賢者懿之謀曹更是將殺宗室之不賢者至於弑主后害王嗣僞皇號受九錫但見之於操而未見之於懿故君子於懿有恕辭焉

曹丕乘喪以伐劉禪曹芳亦乘喪以伐孫亮而前之伐則丕自主之後之伐非芳自主之而司馬師主之其不同者一前之兵有五路而止一路是魏兵後之兵有三路而三路皆魏兵其不同者二前之兵不戰而自解後之兵戰而後退其不同者三前之兵四路實而一路是虛後之兵一路微而兩路皆走其不同者四前後更無一毫相犯豈非奇事奇文

乘雪以誘敵者有之矣武侯之破鐵車兵是也而冒雪以犯敵則未之有也以黑夜劫營者有之矣甘寧百騎之劫是也而白日劫營則未之有也用短兵步卒於

險峻無人之處者有之矣。鄧艾之襲陰平，嶺是也。用之於平川，大寨則未之有也。以舟師破舟師者，有之矣。黃蓋之燒北船是也。而以舟師入旱寨，則未之有也。以前後所未有者，而獨於丁奉戰徐塘見之。真異樣驚人。丁奉成東興之功，而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績。其故何也？曰：魏來而我禦之，則克；我往攻魏，則不克。其明驗已見於前事矣。自周郎之禦赤壁，而吳一勝及孫權之攻合肥，而吳不勝。當曹操之攻濡須，而吳再勝；及張遼之拒道遠，而吳又不勝；及曹丕之攻三郡，而吳三勝。有徐盛之守南徐，而吳四勝；又曹休之敗石亭，而吳五勝。及諸葛瑾之被燒於滿寵，而吳又不勝。此非其彰彰者哉？畫江而守，自顧有餘，而取人不足。在孫權未死，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未亡之時，猶然如是。而乃欲於孫亮之日，進圖中原，吾知其難耳。

司馬懿之襲曹爽，是以異姓而滅宗室。孫峻之殺諸葛恪，是以宗室而滅異姓。恪與爽之才不才不同，而其氣驕而計疏則一也。外不能測張特之詐，內不能灼孫峻之奸，而又剛愎自矜，果於殺戮。聰明雖過於其父，而卒以恃才取禍，哀哉。

却說姜維正走，遇着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

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懿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

司馬懿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在此有筆之法。

郭淮敵退，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

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樂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

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同谷之龍却說麴山城中蜀將句

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領敗軍回漢中屯紮以上按下蜀漢司馬師

自還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漸漸沉重前是真病此乃喚二子至榻前囑

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

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此語不冉年偏不偏亂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

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謚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為

驃騎上將軍以上按下魏國却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赤烏四

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金公主不睦被公主所

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請葛瑾皆

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補前文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

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後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望道

上孫權病亡先書吳主正史權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八月內病勢沉重乃召太傅諸葛

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蜀漢

延熙十五年也後人有詩曰

紫髯碧眼號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忠二十四年興大業龍盤虎踞在江東

孫權既亡，劉琦、劉琮皆死，孫權大敗天下，改元大興元年。孫權曰：「大皇帝葬於新陵，早有細作打劫其墓。」

有長江之險，先帝屢次征伐，時不遠意，不如各守邊疆，乃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一年一變。」

吳主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

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都督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

吳主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

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都督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

吳主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

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都督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

吳主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

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都督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

吳主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

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都督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

吳主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

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都督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

吳主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

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都督馬昭為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

吳主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

把守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

蜀有句安守二城其守固全胡遵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眾將設席高

會前名劉兵東曹掾水此是魏兵對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

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哨探

仍前飲酒此合打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

遂令眾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槍大戰止帶短刀此用之魏兵相持處人如草不勝魏

兵見之大笑更不准備忽然連珠砲響了三聲丁奉提刀當先一躍上岸是丁奉能戰

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帳前大戰迎之早

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魏兵不覺以手相桓嘉從左邊轉出忙綽槍刺丁

奉被奉挾住槍桿嘉棄槍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肩嘉望後便倒以我之槍奉趕上就

以槍刺之由用彼之槍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

上浮橋浮橋已斷魏兵心悅誠服大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

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祖母立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

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常勞已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

取中原遂一面遣人齎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前將石亭之場吳使入

一面起大兵二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對面不見

格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原皆告急格乃敗將延為
庶人乃從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為險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昭破膽矣格大
喜即遣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格令四面圍定早
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虞松告司馬昭曰今諸葛恪圍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
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司馬昭曰待其將走然後擊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
不可不防司馬昭曰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毋立儉胡還拒住吳兵却
說諸葛恪連日攻打新城不下令眾將併力攻城怠慢者立斬於是諸將奮力攻打
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辯之士齎捧冊籍赴吳寨見諸葛
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圍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
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
今先具冊籍呈上司馬昭曰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原來
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
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耶儘戰無妨司馬昭曰恪大怒催兵攻城城上亂
箭射下格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全無戰心又因
天氣亢炎司馬昭曰軍士多病恪金帛猶可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能

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眾軍聞之逃者無數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兵投魏

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過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

作報知母立儉儉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一移不立至矣恪甚羞慚託病不

朝吳主孫亮自至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謀論先搜求眾官將過失

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眾恪有元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

恩掌御林軍以為牙爪恪有元却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

權在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

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恣虐害公卿

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

之於是孫峻膝胤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恪有元常欲除

之未得其際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

中搗杯為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安心

神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見一人麻衣挂孝而入又是一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

令擎下拷問其人告曰某因新喪父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却不想是

大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恪怒召守門軍士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

十人皆荷干把門未曾暫離並不見一人入來恪大怒盡數斬之是

夜恪睡卧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樑折為兩段

驚歸寢室忽然一陣陰風起處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各提頭索命

此是鬼怪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洗面聞水甚血臭恪叱侍婢連換數十盆皆臭無異

輕於殺人故有血腥之怪恪正驚疑間忽報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

犬啣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

君之妻不恪怒曰犬戲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車出

府欲牽黃犬出東門不可得矣行不數步見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而去

恪甚驚怪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輕入

之時有亭蕭蕭之語焉恪入朝之時有張約阻之前後相類而相反恪聽罷便令回車行不到十餘步孫峻膝胤乘馬至車前曰太

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為太傅軍回不曾面叙故特

設宴相召兼議大事太傅雖恙還當勉強一行恪從其言遂同孫峻膝胤入宮張約

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疑辭曰病軀不勝杯酌孫

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

纔放心飲之

不做君之酒而自飲家中之酒以為機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

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

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

從前種種吳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

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為肉泥

此亦一孫峻一黃犬也

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并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

可惜聰明人如此結果世之自恃聰明妄自託大者可不戒哉

却說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

神恍惚動止不甯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忽然反目切齒

飛身跳躍頭撞屋樑口中大叫曰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謀殺

前已寫過無數哭異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

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不一時軍馬至圍住府第將恪全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

前之哭異為恪殺之報復之哭異又為全家皆殺之兆

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瑾在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歎

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

知子莫若父此補前文所未及

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

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

宣帝負芒刺於背曹芳之所赤族也○此亦補前文所未及

至此果中其言却說

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為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

柄盡歸孫峻矣且說姜維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

通接前文

遂入朝奏准後

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

一度興師未奏績兩番討賊欲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7



線

857.4523

6546

19

v.18

舊籍